airiti

伊斯蘭國與東南亞和恐怖主義的連結

林泰和*

2014 年在伊拉克與敘利亞興起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簡稱 IS）遜尼派恐怖組織，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區域性非傳統安全威脅，但是如果情勢惡化，有可能擴散到北非、歐美與東南亞，進而造成全球性的安全威脅。伊斯蘭國最早的前身是由出身約旦的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於 1990 年代建立並領導的「一神教聖戰派」（Jama'at al-Tawhid

THE WASHINGTON POST

資料來源：Liz Sly: "The Islamic State is failing at being a state"，The Washington Post，2014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the-islamic-state-is-failing-at-being-a-state/2014/12/24/bfbf8962-8092-11e4-b936-f3afab0155a7_story.html，檢索日期 2014 年 12 月 28 日。註：土黃色區域為伊斯蘭國所控制之區域。

*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airiti

w'al-Jihad，簡稱 JTJ），目標在反對美國與西方在伊斯蘭世界的駐留，並反對西方對以色列的支持。2004 年底，札卡維宣誓效忠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後，改名為「伊拉克蓋達組織」（al Qaeda in Iraq，簡稱 AQI）。

2006 年 6 月札卡維受到美軍狙殺後，「伊拉克蓋達組織」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簡稱 ISI），但遭到美軍及伊拉克遜尼派部落的抵抗而弱化。直到 2010 年巴格達迪（Baghdadi）成為領袖後，重建「伊拉克伊斯蘭國」的能力。2013 年 3 月，伊斯蘭國佔領敘利亞北部城市拉卡（Raqqa），此為第一個遭伊斯蘭國控制的省會。2014 年 3 月巴格達迪整併伊拉克與敘利亞的武力，成立「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簡稱 ISIL），直到 2014 年 6 月伊斯蘭國攻陷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蘇爾（Mosul）後，此一恐怖組織才在國際上聲名大噪並引起全球的關注。但是伊斯蘭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阿富汗戰爭，而其最終目標則是 2001 年後賓拉登「基地組織」運動的實踐與發揚。

伊斯蘭國、阿富汗戰爭與「基地組織」

伊斯蘭國的崛起，是繼 1980 年代對抗蘇聯的阿富汗戰爭之後，歷史上最大一次，在中東地區匯集全球穆斯林的「聖戰」，但這次的目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一次反美勢力大集結。在反抗非穆斯林「異教徒」運動意義下，伊斯蘭國是阿富汗對蘇戰爭的延續。札卡維曾經在 1989 年參加阿富汗戰爭並在 1999 年再度前往阿富汗與賓拉登結識並建立恐怖組織訓練營。1979 年 4 月 14 日蘇聯入侵阿富汗，提供

虔誠穆斯林一個啟動聖戰，防衛穆斯林國家的機會，對抗無神論共產黨徒的入侵。阿富汗戰場提供數萬名來自全世界的自願者，在此互相交往，進行訓練，建立網絡，打一場對抗帝國超強的戰爭。來自東南亞、北非、南亞、中國以及中東的武裝份子，在此歷史時刻相聚，種下「全球聖戰」的種子。自 2011 年來，全球約有 1 萬 2,000 人前往敘利亞加入戰爭，並且被伊斯蘭國組織吸收。

在意識型態上，伊斯蘭國運動是「基地組織」(al Qaeda) 戰略目標的實踐與發揚，亦即首先在其統治區域落實「伊斯蘭律法」(sharia)。其次，逐步鞏固並擴大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統治權，最後建立全球的「哈里發」(Caliphate) 政權。目前伊斯蘭國早已超出單純的「恐怖組織」，而是具有「國家」雛形的組織。在其統治的區域，為了鞏固其政治支持，充分利用其財政優勢，設立學校，建立法庭與警察制度並執行社會救濟措施。雖然領導人巴格達迪與目前「基地組織」副手札瓦西里 (Ayman al-Zawahiri) 在戰術運用方法上，有不同想法，但是在整體戰略目標上，並無明顯不同。伊斯蘭國成功控制並鞏固領土的能力與策略，目前已經成為一種聖戰運動的典範。目前伊斯蘭國的成就，已經遠遠超過「基地組織」中央與任何一個分部。但是要達到最終建立全球「哈里發」的目標，則要落實「全球聖戰」。而東南亞區域剛好有許多有利於伊斯蘭國滲透與發展的環境與條件。所以，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在恐怖主義威脅脈絡下，伊斯蘭國與東南亞的連結。

東南亞地區的環境與條件

首先從文化與宗教來說，伊斯蘭國是伊斯蘭遜尼派的恐

airiti

怖組織，而遜尼派在全球穆斯林人口約佔 85%，而東南亞超過二億三千萬穆斯林，幾乎都是遜尼派。印尼總人口約為 2.4 億，87% 的人信奉伊斯蘭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馬來西亞總人口較少為 3,000 萬，但馬來西亞法律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而菲律賓南部與泰國南部也是伊斯蘭教傳統勢力所在。其次從恐怖組織歷史發展來說，東南亞國家早已是許多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據點，例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ah)、菲律賓的「阿布薩耶夫」(Abu Sayyaf Group)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再者從地緣政治觀點來看、東南亞的海岸、島嶼地形，並與大陸地塊連結，國家邊界亦遭滲透，邊界管制與官僚行政效能不彰，容易被跨國恐怖組織或犯罪組織滲透。除此之外，東南亞許多國家如新加坡、泰國與菲律賓與美國與西方有密切甚是同盟關係，容易成為恐怖攻擊目標。再者東南亞國家內部貧腐、貧富懸殊與城鄉發展失衡等因素，成為恐怖組織發展的溫床。最後，東南亞已成為世界商業與觀光中心，而傳統上東南亞與中東地區經濟互動相當頻繁，這種外部條件不但有助於恐怖組織資金的匯流，而且都有利於極端伊斯蘭思想的傳播。

2014 年 9 月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的迅速壯大，引起了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強烈關注，他們開始對伊斯蘭國勢力在本國擴張的前景感到擔憂。同一時期，印尼、馬來西亞境內已經出現伊斯蘭國極端恐怖勢力的思想傳播行為。印尼政府發佈禁令，禁止穆斯林信眾參與伊斯蘭國組織及活動。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Mohammad Najib bin Abdul Razak)更嚴厲譴責伊斯蘭國，指出其思想和行為是反人類的，與伊斯蘭教教義、文化不相符。

airiti

伊斯蘭國與東南亞的威脅

東南亞政府如此緊張的原因，其來有據。2014 年 9 月 25 日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表示，亞太地區約有一千人自願加入伊斯蘭國。而美國才在前一日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推動各國無異議通過決議案，阻止國民前往伊拉克與敘利亞參加聖戰。而美軍進一步表示，這個數目可能還會增加，太平洋司令部所轄的亞太地區，涵蓋 36 個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印度、澳洲，但不包括巴基斯坦。而東南亞安全官員和分析人士估計，超過 100 名來自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人員已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武裝陣營。早在 2014 年 6 月，當摩蘇爾被攻陷後，伊斯蘭國即透過社交媒體例如臉書，招募有意參與「聖戰」的大馬青年，並安排參戰者分批飛赴伊拉克參戰。

伊斯蘭國組織 2014 年 9 月遭美國及阿拉伯國家空襲後，為確保兵力源源不絕，竟向包括大馬在內的東南亞國家發出「緊急召集令」，安排該組織特工及中間人招兵買馬，以便提供支援。2014 年 10 月，馬來西亞警方證實，已經有 23 名馬來西亞人，被馬來西亞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被伊斯蘭國徵召，準備到中東參加聖戰。而這些大馬籍激進武裝分子，甚至包括建築師、技術人員、教師等專業人士。根據印尼政府數據，已有 36 名印尼籍恐怖分子加入伊斯蘭國，這尚不包括在伊拉克及敘利亞境內被招募的印尼籍恐怖分子。直到 2014 年 6 月，有 15 名馬來西亞人與伊斯蘭國並肩作戰時喪生。

在印尼包含雅加達的許多地方，許多極端印尼伊斯蘭主義者已召開會議，支持伊斯蘭國，並同時在超過 50 個城市舉行活動以籌集資金與招募戰士。印尼反恐機構統計，約有 30

airiti

餘人已經前往海外參加伊斯蘭國。政府擔心，從伊斯蘭國返回印尼的聖戰士，會在本土進行恐怖攻擊。而且，印尼目前沒有法律禁止這些極端團體散佈思想與招募成員。「伊斯蘭祈禱團」精神領袖巴席爾（Abu Bakar Baasyir）在 2014 年 8 月在獄中也宣誓支持伊斯蘭國。同時印尼反恐警察在中蘇拉威西省抓到的四名中國維吾爾嫌犯，涉嫌與「伊斯蘭國」有關聯。菲律賓「阿布薩耶夫」威脅如果德國不退出美國反伊斯蘭國同盟的陣線，將要殺害兩位德國人質。印尼、馬來西亞包括泰南、菲律賓南部這些地區確實比較容易被極端組織滲透。特別是馬來西亞，經常被其他地區「聖戰者」作為赴中東的轉運站。

從地緣關係分析，全球伊斯蘭建國主義日益擴張，在東南亞除了和傳統伊斯蘭大國印尼、大馬原本國內的民族主義、宗教狂熱分子聯結，也可能串聯菲律賓南部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阿布薩耶夫武裝分子。2014 年 6 月 29 日，「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正式更名為伊斯蘭國，東南亞地區的追隨者即刻宣布要建立「超級伊斯蘭國」。剛好在美國獨立紀念日的 7 月 4 日，自封為伊斯蘭國哈里發的巴格達迪向全球穆斯林發表講話，號召信徒加入伊斯蘭國。巴格達迪甚至具體點名在東南亞的印尼與菲律賓，穆斯林的權利都被強行剝奪。隨後，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境內網路上，立即出現了本國穆斯林極端恐怖組織頭目號召境內穆斯林信徒加入「聖戰」的影像畫面。伊斯蘭國向東南亞擴張已成事實，並藉機串聯區域內原本就存在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後續觀察重點與建議

值得關注的是，迄今尚無任何東南亞國家，參與美國領

airiti

導對抗伊斯蘭國的同盟，而「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 ASEAN)也尚未對此事表達任何立場。東南亞國家保持沈默的原因，除了伊斯蘭國地理位置遙遠，有置身事外的心態以外，主要是因為國內重要的內政問題以及害怕一旦加入美國反恐陣線，將被國內極端組織報復。2014 年 11 月 7 日到 12 日，美國政府是否能夠於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會議中說服亞太國家爭取支持，共同加入反伊斯蘭國同盟的行列，將是一個觀察重點。

台灣雖然目前沒有受到恐怖攻擊的具體威脅與危險，但在國內外仍有恐怖攻擊的風險與威脅，但絕對不能置身事外，必須嚴肅面對。首先，在國內部分，台灣的確受過恐怖攻擊之威脅，2002 年 6 月，印尼警方逮捕「基地組織」在東南亞地區的領導人奧瑪(Omar al-Farouq)，奧瑪透露「基地組織」打算在美國 911 攻擊事件後的一周年，對台灣發動恐怖攻擊。在國外部分，2013 年我國國民張安薇在馬來西亞被伊斯蘭恐怖組織「阿布薩耶夫」綁架，最後付出贖金，才幸而獲得釋放。

其次我國雖非伊斯蘭國的主要目標，但是地理上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通樞紐，外籍人士出入境頻繁，難保不會被恐怖份子作為次要攻擊目標。台灣目前尚無資料顯示，有人前往中東參與伊斯蘭國，但該組織已經將部分成員分散到世界各地，包括東南亞和亞太地區，並出現多起「涉恐人士入境」的情形。台灣更在 2014 年 9 月在高雄小港機場，成功攔檢國際列管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恐怖份子艾哈邁德一名，所以往後台灣應該提高警覺。

最後，為因應未來伊斯蘭國或恐怖主義的風險，移民署

airiti

必須加強國境安全管理，包含證照查驗、行李安檢。外交部、僑委會或經濟部與教育部必須瞭解，有無台灣之商人、留學生或僑胞位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並加以協助。在國際合作層面，我國也可以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反恐工作小組」，強化與亞太各國的反恐合作。